

第一卷

艾明之文集

· 长篇小说 ·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卷

艾明之文集

· 长篇小说 ·

上海文艺出版社

阳光集

序

从 明之

人生一世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比如：有的人常常见面，仍感到熟悉中的陌生；有的人几十年只见过几次，却终生难以忘怀。我和明之兄的情分就属于后者，我们仅仅有过一次出访澳大利亚的几天相处，就在心灵里结下了彼此守望的心结。

今年炎炎夏日尾声，接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中言及他要出版六卷文集，希望我能写上几行文字，以志友谊地久天长。明之兄比我年长八岁，从文学的辈分上讲，我实在没有为明之兄写序言的资格；但面对信纸上那一行行歪斜的字体，我想象他写信时的手指一定在颤抖，因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涌上了我的心头！时间真是无情，曾经是笔飞墨舞的文苑一代风流，此时竟也变成了沧桑老人！那就让我不自量力地充当一回文痴，以简代繁地写上几句有关明之兄文学生涯的话语吧！

当今青年的读者，或者对艾明之这个名字可能感到陌生了。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他的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在文苑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我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但他的长篇《火种》、《浮沉》、《雾城秋》和电影《护士日记》以及一些随笔散文，我还是拜读和观赏过的。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文字的使用非常讲究，有的篇章十分华美，有的篇章又充满血色。文字如同画家手中的调色盘，不讲究文字编织的作家，如同弱智涂鸦一样，是无法走进读者心灵、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共鸣的。笔者认知，明之兄在这方面是个高手，因而他作品中的文字，常常孕生电闪雷鸣和大美失声、动静并

存的效果。加上他筛选和编织生活的能量,他的作品中常常如磁铁吸石的引力,让读者无法放下他的书。依稀记得在劳改年代,我值夜班负责护秋的时候,在窝棚里拾到一本已然十分破旧的书,那是艾明之的长篇《黎明》,那是另一个值班人员遗落在那儿的,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本书如同让我吃了一顿美餐一般,我记住了著书人的名字:艾明之。当时我虽身处逆境,但文学细胞并没有因重压而消亡。我当时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骨骼里富于钙质的作家,他走进文坛是天赋使然。

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才结识了艾明之。1980年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时,第一次见到身材瘦高的艾明之。特别是飞越地球赤道线的澳洲之行中,我熟悉了明之兄。似乎从那个时刻,我才知道了铸造他文学之路的另一半:那就是天赋之外生活艰辛的磨砺。童年时的生活不幸,青年时代的国破家亡。因而,我们从他作品中,可以不难发现他的苦耕时的犁痕。1942年17岁的他,只身逃离日寇统治的上海滩,不仅需要勇气,其行程之困难可想而知。也许正是这种不屈的精神,使他能一边舔着心灵的伤痛,在山城生活的底层,伴着昏暗灯光,写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上海24小时》,并被收入茅盾主编的“新绿丛书”出版。因而,当我审视明之兄一生的文学之旅时,不能不看到他天赋之外的苦斗精神。二者融合为一,艾明之驰骋于中国文坛几十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眸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某些篇章中都留下历史的烙印和各种难以言喻的遗憾。我们只要翻翻大师们的作品,即便是郭沫若、老舍……都无法跨越历史对文学的雕刻。明之兄亦非圣贤,因而在他解放后的某些作品里,也无法逃避地残存了一些印记;但是可贵之处在于,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极力突破时代羁绊的笔锋,这种精神是无价的。

序文忌长。现将笔者去年涂鸦自描的人生四季,赠给明之兄,权当序文收尾:

我是秋草
也曾绿过
我是冬蝉
也曾歌过
我是萤火
也曾亮过
我是枯枫
也曾红过

人生对比永恒的宇宙来说,不过是个来去匆匆的舞台,回眸艰辛的文学旅程,有个电闪雷鸣的过程也就够了。诚然,当代人评说当代人的作品,因受多种因素的局限,难免尺牍失准;只有后代人站在历史的峰巅上审视,评价才可能更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色。不知明之兄以为然否?

2005 年 9 月下旬于北京

雾 城 秋

1945年抗战最艰危同时也是胜利梦魇一样突然降临的一年。

当邇邇保长周其仁的小娃儿买了一小壶大曲回来，由邇邇保长带头，随后是保干事何德宗，再后是邇邇保长的两个小儿子，相继在八仙桌旁各据一方地坐下来了。

保长太太从后面厨房端出最后一道热菜，生怕惊吓了大家似的，低沉地说：“开水啦，身体！”她那黄腾腾的脸子，忽然泛起一点红意，好像因为自己说了一句多余的话，因而感到惭愧。她是个常常怀疑自己惹厌人家，被人讨厌的人，整天都阴阴冷冷，毫无声息地处理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这时她挪开桌面上的菜饌，让出一块地方把菜放下，便像做错事生怕挨打似的，静悄悄地在丈夫下首坐下。

邇邇保长脱下右脚鞋子，把脚一提，蹬到老红木的圈手椅上。随后在自己面前精巧的小酒杯里斟满大曲，一面虚应故事地朝干事何德宗说道：

“你请点酒吧！”

何德宗是刚从市府派下来的保干事。他显然还不能习惯于目前的新环境，处处显出拘谨和约束。他忸怩地笑了笑，随后答：

“我早就说过，我是闻闻酒杯就会醉倒的。”

“你真了不起，”邇邇保长重复着他以前说过不知道多少次的赞誉，“年轻力壮一点嗜好都没有。烟，烟不抽；酒，酒不沾；赌又没有瘾；嫖呢……对于嫖你怎么样？”

“没有，没有，”何德宗的脸一下红起来，“那怎么能来！”

“是哇，烟酒都无所谓，叉叉麻将也伤不了人，就是那婊子玩上了，可脱不了手哩！”邇邇保长端杯吮了点酒，皱了皱眉，“不过，就是

烟酒都不得了咯，光是这个，”他指指小酒壶，继续说：“一个月都要万打万，你算嘛，上面给了我这保长多少嘛？够得上酒呢还是烟？”拍下桌子，认真叹息起来了。

何德宗苦笑着，他对于每天吃饭要坐上个把钟头听邇邇保长诉说家常，感到无可奈何的苦。趁这时间，他对邇邇保长的面孔注意起来；整个头部说来，那该是像一只蟑螂——三角头，被酒烧红了的小眼睛，塌鼻梁，翘唇皮。他一面不置可否地应和着邇邇保长的说话，一面便强迫自己对那个蟑螂头发生兴味，借此打发时间。

但这种研究并不能继续多久，邇邇保长的话题常常落在他的身上。虽然从他在这里搭伙那一天起便都是这一套。

“人家背倒说保长好当，”这时他又大发牢骚了，“你又试试看咄！一个月万把块钱，就够养家活口了么！”

“真的呢，”何德宗不得不应和地说，“地方自治人员真不好干，这次要不是周保长，我恐怕连吃饭地方都没着落！”

“还不是！”邇邇保长夸耀地拍下桌子，随又装出吃了大亏的样子说，“这次要不是我啊，你一万块钱拿跟谁肯和你搭伙呵！不过……”

由于何德宗在他家搭伙食，他始终认为是一件非常吃亏的事，这下触痛他的旧创，便突然顿住，恶毒地横了何德宗一眼，不再说下去。

像以前多少次一样，何德宗脸上灼热起来。他无意识地拿起筷子，忽然想到主人还不曾开始吃饭，便又赶紧缩回。偷偷瞥了主人一眼。

邇邇保长端起酒杯，凑近唇边，忽又惊觉停住，放下，大声向那两个瞪视着他的儿子喝道：

“还不叫奶奶下来吃饭？小狗禽的！”

望着小儿子上楼去的背影，邇邇保长不快地咕嘈道：

“人都老得烧不酥了，还像十八二十的姑娘家一样呢。”竖起筷子，用力在桌上凿了一下，七分赌气三分不耐烦地，“先吃起来吧，让她老人家慢慢摸好啦！”

周老太婆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守了寡，赤手空拳的支持着那个空虚的家，把周其仁抚养成人。但长年的孤寡生活，以及乡间士绅家对她严厉的摧残，压榨，渐渐使她变得怪突，吝啬，刻毒。自从立志吃长素之后，她那脾气变得更其怪僻乖戾了。

当小孙子上楼来叫唤时，她正坐在床边沿冷冷地望着楼梯口，仿佛就等着谁来叫她似的。当其发现上来的是小孙儿，并不是往日的媳妇，心里先就有点不快。下得楼来，发觉他们已经动手吃了，愤怒的情绪便无可抑遏的浮在她那干瘪多皱好像多年陈橘皮一样的脸上。

“鞋底上涂了金子啰！”她低头走到自己位置坐下，嘴里却尖利地咒着媳妇，“大脚大手的自己倒不上来，叫小娃儿爬！”

保长太太的黄脸，痉挛地抖了一下，害怕似的放下筷子。儿子是习知母亲脾性的，只不快地横了一眼，便仍继续喝他的酒。

这，在周老太婆眼里，认为是儿子对她轻蔑的无声的抗议。这感觉，像油一样淌进她心里，引得愤怒更嚣张地燃烧起来。她那怪戾的脾气从心里伸出手，发出了要把一切都拖进不幸去的欲念，一如她年轻做媳妇时从公婆那里所遭受到的。当她在自己的素菜碗里，发现一条小鱼，她就趁势发作起来。

“好！你们围起来哄我，怨我！你们看嘛……”周老太婆把那点小鱼摔在桌上，做声做气地大嚷。

媳妇沉默着，偷偷朝桌面望一眼，脸上忽然青白起来。

这情形更其助长了周老太婆的气势，她阴厉地干笑着，像似隐晦却显然毫无顾忌的大声宣称，当前正有人嫉妒她，坏她，眼红她目下这份苦粮。紧接着，同以前任何一次一样，她开始了自己几十年孤寡生活的苦诉。这也还不能使她满足；儿子的始终不发一言，无形地偏袒了媳妇，深深刺痛了她，在一阵诉苦过后，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愤怒，并且转换了题目，忽然大声地哭了。

“笑话！”她猛地拍下桌子，哭着，站起来，“你们看我不顺眼么，就请你们当街坊申说一声，我马上就走！儿子媳妇半张毛纸我都不

要沾光的!”

虽则始终未曾发言,对于母亲的不满,甚至厌恶,却是异常显然的。因此,当母亲带着挑战的口吻又一次提起这事情,儿子的反感再也无法忍耐了。

“你就走嘛!”邈邈保长斜睨着,慢声慢气说,“未必还有谁敢留你!”

“好得很!看就饿得到我么!”周老太婆拍拍手,悲然揩去眼泪,像只恶斗的公鸡,狠狠盯了儿子一眼,便冲到楼上去。

但是,当周老太婆用手帕包了一卷什么,走下楼,一无牵挂似的,径直穿出堂屋,邈邈保长忽然软弱下来。他匆忙趿上鞋子,绕过桌子,抢先在前面拦住。

“你也照顾照顾我的脸吖,闹出去像啥样子哇!”他诉说着,忽然放低声音,“你也不看看,人家何干事还坐在那里啰!”

这是真实的,刚才他语气那么坚决,锋利,一半的理由是要在这新来的同僚中树下威信。结果恰恰相反。而这相反的结果,一半又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因此,何德宗看到他先倨后恭,连带想到他的混号,他的邈邈,什么事都做得不清不白的脾气,便也隐约感触到了。

“嗨,”周老太婆鄙夷地咕着眼睛,讥诮地说,“难道我听错了么?刚才不是你叫我走吖!”

“完了!”邈邈保长呻唤说,“你还记挂这个做啥子嘛!回去吧,卷包打袱的就真像逃难样啦!”

周老太婆虽然还在呜咽地咕噜着,埋怨有别人在暗算她,但实际上这场吵闹的原因,连她自己也不摸不清楚。因此,当儿子赶来陪着不是时,她的气愤也消散大半了。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邈邈保长指着那两个挂着眼泪朝他们望着的儿子,苦笑着说,“你看看嘛,弄得老的小的哭丧似的。”

“唷,这么说来,又该是我错了!”周老太婆大声叫起来。虽然这样,却已全无怒意,咕噜着,又回到楼上去。

邈邈保长坐下来,两杯酒落肚。刚才勉强压抑下来的不快,便落

在何德宗身上。他一来便认定他是一个障碍，一心一意便想在起头时多给他一些苦头。等到副保长童大爷要他招呼何德宗在家里搭伙，使他显然吃了亏时，他要想给他多一些苦头尝尝的想念，更加来得旺盛了。这时，他趁着酒兴，毫无顾忌地奚落何德宗了。

“呵啰，”他敞声笑着，“说起来你是大学生呢，这又算啥子啦？跑到地方上来，要不是我肯招呼你搭伙，恐怕连吃饭都挣不周全哩！”

“那是，那是，”何德宗脸红了，唯唯应着。

“我一个月在伙食上就要贴你万打万，”他身体倾前，眯细眼睛，“硬是要从荷包里拿出钞票来的呢。可是，又有人说我在巴结你啰，哈哈，说一句不要生心的话，一根灯草沾灯油，一是稀的，一是干的，沾来沾去，还不是我给你沾些去！……当然，这是说来玩玩的，不要多心呵！”

何德宗的脸痛苦地痉挛着，但仍得勉强镇定，连连答应着对方的话，屈辱的悲哀注满他心腔。

接着，邈邈保长更加大声地畅笑着，埋怨着保长这事情太容易损伤街坊感情，几次向上面提辞呈都被挽留，自己在这两年里垫贴了多少钱。在这些谈话上，最主要的，在褒扬自己，同时竭力使面前那已经很可怜的干事心里受伤。所以，等不到邈邈保长吃饭，何德宗匆匆忙忙塞饱自己肚子，借故便溜了出来。

何德宗是刚从上海冒死犯难逃出来的。当他满怀着新的憧憬跑到重庆,这炫耀于万万千千沦陷区人民心中的地方来时,他像被人欺骗了,上了大当,感到一阵难堪的失望。同上海一样,这里也有汽车,有电影院,有咖啡厅,有新建的舞场,但这表示了什么呢?他更多看见了的是疾病,饥饿,死亡,剥削,堕落,一切不良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一切恶劣情形。一种难忍的幻灭的悲痛深深撼动了他的。

原来他在重庆有一些亲戚。他走去寻访时,这才发觉他们大都已经离去。生活的恐慌立刻落在他面前。他找不到事做,又得不到家里的接济,他每天徜徉在重庆的穷巷僻道间。就在这时候,他重新感触到四川人民特殊的痛苦的生活,以及吃惊于四川士绅阶级所保有的雄实的封建势力。因此,当一个在旅馆里相熟的朋友,介绍他到市政府,而且被派到这里充任保干事,他的确曾一度因好奇而兴奋过,但也和他到重庆来所收获的一样:失望,沮丧,悲哀。

他来报到那一天,经过好多人指点,他才在勇义社茶馆里找到他的上司;邈邈保长一脚提到条凳上,敞开领子,正在唾沫飞溅的谈着最近物价高涨的情形。

“嗨,”他激越地叫道,“那股涨劲才唬人呢,一涨就是一个对滚!商人哪一个不嘻眼咧嘴的——唉,娘卖麻×,今春我不开那倒头店,拿来买货物囤起,这还不兴起啦!”

这时,何德宗走了进来。他略带惊惶地向周围望了一眼,因为邈邈保长就坐在进口边上,便凑近去低声问道:“请问,周保长在这里吗?”

邈邈保长本以为又是保上的人找他麻烦,闭起眼睛,装着不曾听到。停停,他忽然惊觉,感到了音调的陌生,便又略带厌烦略带惊讶

的睁开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看见何德宗，惊愕的表情更显明从他面上蔓延开来了。

“啥子事嘛？”他问，先不回答，一面极力在自己的思念中忖度这人的来历。想到最近盛传市府私下派人来调查各保的情形，他不禁吃惊了，慢慢地站了起来。

“有啥子贵干？”他重复着，努力装出一个笑靥，指指自己鼻子，“我就是吖。”

何德宗骤然感到不好意思了，他啜嚅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市府的委派令。

邈邈保长的脸子一下变了色，详细地把委派令看了两遍后，方才吐了一口气，放下心里的石头。接着，不屑地打量了对方两眼，慢慢坐下，脸上重又现出鄙夷的神气。

“你坐嘛！”他把身体让了一让，并没有认真让客人坐的意思，随即又自己坐落下去。

“何干事是那一个码头的？”半晌，听出了口音的不同，邈邈保长带着“袍界”的暗语，忽然问。

“我是上海人。”何德宗据实回答。

“呵呵，”邈邈保长眨了一下眼睛，决定对方不是“袍界”的人物时，显明的怀疑，歧视，鄙夷的神情便从眼里放射出来。

他开始叙述，地方工作的困难；待遇少，工作重。毁誉多。并且把前任举做例子，那就是因为担负不起这工作，做了两个月，借故说生病不辞而行的。

“你看多气人哪！”他激愤地说，“你知道这种工作的困难嘛，你就不要来了呢。既然来了，喔，占到毛厕又不屙屎，啥子都没有做出来，这也不说，他还跟你撒一地烂屎，连屁股也不擦地就跑了。这才真叫气人哩！”

何德宗直视着邈邈保长的脸子，注意地谛听着。当邈邈保长夸大其词地扩大地方工作的困难时，他的确暗暗感到吃惊，但绝没有一

丝如邈邈保长所希望的，知难引退的念头。因此，对于邈邈保长所说的，不曾想到其他的表示，只是唔唔哦哦地应和着，并且当他发觉邈邈保长也在注视着他，立刻发生另外一个想头——以为对方在测验他对工作的态度，于是他赶紧申明了。

“那是当然的，”他不安地笑着，“事情开头总是难的，但只要保长随时指点，这些困难我会用全力去克服的。”

邈邈保长敞声笑了。何德宗的误解，在他认为是一种可笑的愚蠢无知，断定再把困难情形说得更严重一点，对方也不见得就会吓倒。于是，中断了刚才的话语，而且对这新来的人也不再表示热诚，把头一转，管自和旁边的茶客摆起龙门阵来。

而何德宗并不难堪于这种冷漠的态度，他沉落在自己的沉思里。以前存在他脑子里的，要建立一个真正自治的地方行政的理想，又带着浪漫的色彩，冲击着他的心。他仿佛看见在自己的努力中，贫困的，饥饿的，劳苦的，大多数在与生俱来的苦难的日子中生活的人，高高兴兴地站起来，而且快乐地歌唱自己的生活了。他重新考虑了刚才所听到的困难，在觉得自己有力量可以克服时，笑容在心里默默地开放了。他抬起头，看见周围仿佛都在纵声说笑着，忘记了他，虽然有点不快，很快的又释然了。在周围的谈话略一停顿中，他开始追问邈邈保长，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形。

邈邈保长带着显然不惬意的脸色，从众人的闲谈中退出来，听着何德宗向他提出的各种疑问。好几次他挥动着手，好像要切断对方，但这全都没有被何德宗注意到。一直到何德宗把他热情的略微显得慌急的疑问说完后，他才禁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何干事噯，”他向后笑仰着，眯起眼睛睨着何德宗，“说句不要多心的话呵，你还以为到这里来当官的噯，说实话，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呢，呶，招牌一挂，”他指指茶馆门边“重庆市第×区第×保办公处”的白漆招牌，“什么都在这地方了。”他拍拍茶桌，神气飞越地说，似乎对于何德宗幼稚的疑问感到滑稽。

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何德宗脸红了。“哦哦，”他吃吃地

说，“那么，那么吃睡的地方呢？”

“那里准备有吃睡的地方呀！”邈邈保长停止了笑，忽然感到问题对于自己的威胁，“市府一共每月才发五百块钱的办公费，难道穷保长还能造宿舍，起食堂么？”

“那怎么办呢？”何德宗噤着，一切希望和理想，在实际的生活问题上，顿时显得空虚了。

“这我也没办法吖！”邈邈保长躲闪地说，忽然身体倾前，低声地声明道，“不是我保长不帮你的忙，实在没有办法哇，前任干事还不是这样走的？”他望望周围，然后装出一副同情的脸色：“上面也真是只要官娥腰细，不管人家饿死的呢！那几个薪水钱，说老实话买得了油还是添得来衣服嘛！所以地方自治工作，谁干上了都非得跳岩不可的！”

这些话像刀子一般掷中何德宗心头。他自信对于工作上的困难，有方法能够解决。但撞在这生活上的难题，他便束手无策了。

“周保长，这事情总得请……”

茶馆外忽然走进两个人，打断了他的话。其中一个，穿着白纺绸短衫，手戴白玉镯子，衔着长得触地的旱烟杆，大声地叫进来。

“都在场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招呼着后面那瘦个子，一同坐在下首，接着说，“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

那人把手一拱，使用“袍界”的术语，和声说道：

“兄弟，蒋育民，本码头，义字行，添满五排。”跟着，把手拱在头上，朝着大家画了个半弧形，“这次到贵码头办点货，诸事请执事大爷，各位哥子，照拂照拂。”

坐在那里的人，一齐站起回礼。接着，坐在上首，大家称他做大哥的章胖子带头，大家挨着次序把自己的姓名和在“袍界”的地位报说出来。

当这种自我介绍传轮到何德宗那里时，忽然顿住，而且奇异地沉默起来。何德宗惶惑着，乞助地望着邈邈保长。而对方用着极度厌恶而狠毒的眼光瞅了他一眼，然后极不乐意似的站起来。

“这是我们保上新来的干事，何德宗。”

他说，立刻又悻悻地坐下，轻声咕哝了一句什么。

周围带着显然的歧视和轻蔑瞥了他一下，虚应故事地哄了一阵，便好像对待一个撞在别人筵席上，而主人又不愿意招留他的人一般，难堪地把他撇开了。

何德宗先是很为这种漠视不快，过后便一心一意考虑到食宿的安排上去了。他一时无从决定，怎样处理这件事——要是另外开伙呢，他那一点待遇怕连两顿稀饭都张罗不过去的。要不另外开伙食，眼前的食宿立刻就发生困难。他苦思着，适才邈邈保长的态度，以及所讽示他的话语，反刍似的从脑海里泛现出来，使他气愤。好几次他要想愤然站起，掉头走开，但他没有做，一种无形的可怕的力量箝制了他。

他忽然意识到，作这样一番思索，好像自己来工作的全部意义，就为了解决这问题。他不能承认这，然而情况逼迫他，使他在这上面遭受到顿挫。他深深地感到屈辱的悲哀。

那个瘦个子客人正神色飞越地谈着，略带卖弄地显示自己对市场的丰富常识：他怎样有把握地卖出祖上 20 亩肥田，买进金子，而终于结结实实地捞了一票。——而周围的人也显然整个心灵被他吸引去了，章胖子甚至口涎流出尺多长都还不觉察。

太阳已经斜西，愈是往下落，它的圆脸挣得越大越红，好像迸出一身最后的力气，想挽回自己没落的命运，再回到中午时那股当头猛射的威棱。何德宗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略略踌躇一下，并且很快地在思念中整理一下要说的话，使用一种恳切的口吻对邈邈保长说道：

“周保长以后我总是你的部下了……”

“噯——不敢，不敢。”

当何德宗要求跟邈邈保长谈几句时，他心里充满了厌烦和轻蔑，神色也严厉起来。这时，听得何德宗说得那么委婉，原先暗自在心里决定的“一百个没有办法”的念头，忽然动摇了，而脸色也略略变得缓和。